

辑佚

潮桥朱家的收藏

徐继康

应酬了一天的朱霖，晚饭后回到了他的旷观楼，喝了小半杯天茶水，身体才慢慢地松弛下来，当看到书案上汪之珩诗卷的时候，他的心情一下子同杯中的茶叶那样飘逸舒展。“一卷古香春灶麝，数行秋影夜横雕”。这件幸存尘寰的前辈墨宝，能够被他收入囊中，实在是欣慰之至。汪之珩从小就是他的偶像，他父亲朱清源曾经有一首诗曾被汪之珩收进《东皋诗存》中，成了潮桥朱家最大的骄傲。多年以后，漳州知府王广业在给《旷观楼诗存》写序时，说这位朱霖翁先生主持风雅、婆娑艺苑，就是当年的汪之珩。

丰利场南四十里的潮桥镇，原名元兴镇，这个名字就是因朱家而兴起的，民国《如皋县志》记载：“乾隆时，朱元宰即其村构市房百余间，僦居谋生者众呼为元兴镇。”朱元宰是朱霖的祖辈，朱家有的是钱，乐善好施，慷慨好义，行善积德的事例屡见于县志邑乘。按照民间的说法，朱家是从事书画古董经营而成巨富的。虽然史料的缺失，让我们在叙述朱家隐密发家史时出现短暂的空白，但他家富收藏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朱霖生于乾隆晚年，卒于光绪三年，活了九十多岁，一辈子都泡在“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”里。他弱冠称诗，与词坛诸老辈相角逐。王以衍督学江苏时，以文章取士，对他很是赏识。朱霖虽然只是个附贡生，但交接皆名士，与唐仲冕、仲鹤庆、王广荫、朱玮、凌霄、李琪、于泗、徐珠等诗文往来。有一个细节，当时如皋凡中进士者，如吴开阳、顾喧、顾清涟、胡连耀、袁祖安、邓瑛等，无不是朱家的座上宾。他著有《旷观楼诗存》，徐秋白为之题写书名，李联秀、王广业、吴开阳为之作序，夏同善为之题词。其生平壮观，靡不见之于诗。翻开他那八卷《旷观楼诗存》，题画诗时可见，如《题元赵仲穆杏林文宴图》、《题仇十洲吴郡全图》、《题宋刘嵩年村宴图》、《题唐六如山静日长图》、《题蒋南沙相国花卉》、《题曹巢氏姬人蔡女萝十一鹤图》、《题王石谷山水册子》、《题李复堂秋日牡丹图》等等，至于为乡前辈与友朋画作的题诗更是比比皆是。这些作品是不是朱家的收藏？似乎不能轻易确定，但也不可以轻易否定，比如在《题仇十洲吴郡全图》前面的小序中，朱霖就明确说“余家藏《吴郡全图》，为前明仇十洲迹”。这一件仇英的青绿手卷藏于旷观楼，那是肯定跑不掉的。



朱霖画像与晓鸿琴

朱霖沉溺于收藏，在当时不是什么秘密。他的朋友沈裕本说“贱子昔过从，颇窥秘密藏”，王砚耕说“家有琴书发古香”，他的三子朱鼎文更是记忆深刻：“词翰之余，留心金石，下逮名人铁笔，凡一玉一石一竹，有章法浑古笔意苍劲者，悉度篋中。”朱霖自己在诗里也多次记述了他藏品的来历，如王广荫以楹帖见赠，徐宗勉赠《山水册子》，娄皋赠画菊，姚城赠墨梅，沈裕本赠对联。他还参与了一些艺术创作现场，如《观蒋南沙相国花卉》、《观野航上人画佛》、《东淘姜福卿孝廉煮画马歌》……在一场又一次艺术盛宴中，他游走其间，有如风度翩翩的瘦鹤。但是，如果你以为朱霖的收藏总是朋友相赠，或者是雅集时所得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诗集中有一首《购焦叶琴》，生动记述了他购买一张古琴的经历：

昨者山客来，抱琴如抱叶。
雪中时一弹，清风满湘牒。
喜极忽问价，知出名工门。
瑶柱铸细款，百年风雅存。

身为古琴名家的他，深知此琴的价值，买下后，他欣喜若狂。“携将夸宾客，宾客皆神醉。我无梦鹿心，时复枕琴睡。”即便雨打松窗，在朱霖的眼中，那断断续续的雨丝，在他脑海中萦绕成一根根擅动的琴弦。水声、松声、鸟声，还有心底的琴声，都在诗里流动。

除了书画、古琴、古剑、印石、碑拓之外，朱霖还热衷收藏印谱。从他一首《题乔墨庄印谱》诗中即可窥一斑：“墨庄今不作，印谱百年留。拔地蛟龙走，横空剑戟浮。传家余铁笔，出匣满银钩。试比兰亭押，葫芦定不侔。”今天

读来，依旧能够感受他那满满的收藏之乐。他去世后，儿子们整理遗物时，发现除了重重叠叠的诗稿外，“其他书画碑版名世者，所藏不啻干计。”

朱霖生有四子，老大朱敬文早逝，老二朱鸿文多病，老三朱鼎文，老四朱敏文非常出色，都能箕裘随。光绪年间，朱鼎文候补过山东章丘、蒲台县的知县，他擅长松梅、喜金石篆刻，铁笔尤佳。就在为父亲编刻诗集的那一年八月，他也出了一本书，集前贤印章五十七方，自辑为《听泉楼印谱》，这些印章是朱鼎文“或购诸远方，或得诸世族”。他认为，黄楚桥自己刻了一本《历朝史印》，识者宝之，何况自己收集的都是前贤名品，故“择其尤精浑者，彙为一帙”。老四朱敏文，任杭州中塘海防同知，有资料说，他还做过杭州知府，他不仅深谙琴道，为云闲的《枯木禅琴谱》选谱并作序，而且富有收藏，那件著名的“晓鸿琴”就是他的藏品之一。

工诗、嗜古、善琴、喜金石、擅铁笔，这些典型的文人做派，在朱敏文次子朱兆蓉的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。他与王廷鼎、杨葆光、俞樾、徐琪、陈蝶仙诸人游。他也做官，曾经跑到汤显祖任知县的遂昌做了一任县令，但他显然没有把心思用在那里，当然时代的巨变也让他无所适从，便躲到杭州做了一名寓公，与妻子包兰瑛读书、做诗、抚琴、刻印。他还是西泠印社第一批社员。

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朱霖的几家姻亲都酷爱收藏，徐南汤家、马塘王家、林梓沈家皆度藏了不少精品，特别以金石印章收藏著称于世。看来，风雅也是一种传染病。是的，他们联袂同游，琴瑟调宜，子孙们也能奕叶传芳，箕裘相继。每当乡人谈起他们时，皆谓之家世。

然而，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如今，这座皋东名楼已成墟里孤烟，主人的名字也早被人忘记，而那些曾经摩娑的古物仍在尘世间行走，有的流落市井，有的成为馆藏珍宝，有的香消玉殒。其实这并不重要，收藏从来就是一个流动的宴席。物比人更长久，时间让它们成为精灵。它们穿梭于时光之中，有如一尾快活的鱼，等待一双有缘的手将它们捞起。

“闲无事，搓草绳。”冬天气里，乡里人家几乎家家户户搓草绳，这成了当年如东农村冬季的一道风景。

他们所搓的有稻草绳、茅草绳、麻绳和棕绳等等。当代诗人聂绀弩曾写过一首《搓草绳》诗：“冷水浸盆捣杵歌，掌心膝上正翻搓。一双两好缠绵手，万转千回缠缕多。”可见其对搓草绳有深入的了解和细致的观察。

搓绳的草要先捶一下。稻草上有疙节，搓绳时疙节处容易折断或者伤手，而且疙节大了搓出来的绳子粗细不均，所以得捶。捶草时先把稻草捆成小把子，放在地上用榔头捶打。捶草不能用铁锤石锤之类，而要用木质榔头，一边捶还要一边翻动，挥锤的力度也要掌握好，不能捶得太烂，然后是“醒草”。把捶好的稻

草冬时节，走进如东乡里，随处可见一群人坐在一起搓草绳的场面。大家各自从家里带一捆草，搬一张小板凳，今天你家，明天我家，后天他家，聚在一起，一边搓绳，一边拉呱，谈天说地。小孩子也加入搓绳行列，他们最喜欢听老人们讲故事，那些神鬼故事，志异故事，听起来津津有味。小时候的我也喜欢搓草绳，我常常一边搓草绳一边看书。搓绳前，搬一张高一些的板凳放在面前，摊开书，就可以边搓绳边看书了。记忆中，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书，我就是在搓绳中读完的。

冬天的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盏煤油灯下，母亲和姐姐就着油灯缝制衣服、扎鞋底，或钩花结网，我们作业做完

回忆

搓草绳的冬天

孙同林

草用水洒一洒，湿润一会，这就是“醒草”。醒草时洒水不宜太多，多了，搓时在掌心上会打滑，搓不转，费劲，而且又脏又冷；洒水少了，起不到醒草效果。醒草后，草就变得又软又有韧性了，搓起来很顺手很流畅。

下一步是搓绳。选一张矮中的矮凳子坐下，捏一束草，先在草根处打个结，把草结压在屁股底下，将草分成两股，每股两三根不等，将两股草分开夹在左右手掌心，左掌在前右掌在怀，合在一起，右掌缓缓向前推送，让两撮草在两掌之间分别转动拧结成绳子，如此重复这一动作，周而复始。搓绳时间长了，手上会打滑，这时，吐口唾液在手上，能起到润滑效果。当一股稻草将搓到尾儿的时候，需要“接草”，也叫“喂草”。接草是个技术活，不能等到草搓尽时再接，那样，绳子的粗细不均，而且容易从接口处断裂，好的搓绳手不留接口。随着双手不停地搓，一条草绳就从屁股下面的小板凳上源源不断“流”了出来，一圈一圈地盘在身后。

那个年代的农村，草绳用途很广，最多的用于田间“护麦护豆”。为了多种多产，生产队集体常搞条播间作种植，在豆麦田里夹种玉米或棉花，当玉米或棉花出苗的时候，麦子或蚕豆即将成熟，必须将豆麦跟玉米或棉花苗隔开，不让它们侵占小苗地盘，勤快的农人就采用草绳“护麦护豆”的办法，所以绳子的用量极大。

人们还用草绳来做围栏、夹篱笆、结巴络、夹芦苇棚等等，所以，各种绳子有各种用途。

了，就在离灯远一点的地方搓草绳。屋子里的空气中散发着一阵阵稻草香味。

有一年放寒假，我去外婆家，表哥们留我在他家多住几天，我心里却惦记着搓草绳，舅舅就让我在她家搓绳。就这样，我一边跟他们玩，一边搓绳子。我坐在外婆家厨房里搓绳，表兄弟和小伙伴们在里面进进出出，或打牌，或打铜砂。为了吸引小伙伴们陪我，我搜肠刮肚地给他们讲故事，以吸引他们围在我身边，有时故事的上下文接不上了，我就自己编造，以换来他们的陪伴。

从外婆家回来的路上，我肩扛一捆稻草绳，像个得胜的将军，昂首挺胸。外婆一边送我，一边说：“这孩子懂事，出来这几天还不忘为家里做事。”舅舅说：“这孩子耐得住性子，将来是个成大事的人。”那年我12岁。

年年搓草绳，我年年看书或为小伙伴们讲故事，这为我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或许有一些帮助。为了获得更多的故事素材，我借遍了邻里人家的藏书。祖父对我说：“搓草绳是没大出息的，你要想不搓草绳，除非考上大学，跳出农门去！”

我当然希望有出息跳出农门，但是，当我到了考大学年龄的时候，却遇上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，终究没有能跳出农门。

现在，我终于不搓草绳了。不过，搓草绳的往事已经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，它记录着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所特有的味道，那是艰辛的味道，也是欢乐温馨的味道，是人与自然亲近的味道。那种味道其实很美。

回忆

三代人的年味

杨应和

送玉兔迎金龙。随着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远，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之中。在这个富有浓厚年味的节日里，对我家祖孙三代来说，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体验。

父亲说，他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岁月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过年是他们唯一能够大饱口福、穿上新衣的机会。他会提前很多天开始准备，扫房、蒸馒头、包饺子、炸丸子，为的就是能在过年期间尽情享受，而贴对联、放鞭炮这些习俗，更是增添了浓厚的年味。

所以，对父亲来说，年味就是家的

味道。每年春节前，为了在除夕和家人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，父亲总是早在精心准备着。吃过年夜饭，父亲边看春晚，边亲了一口他孙子粉嫩的脸蛋，满脸幸福地笑着说：“有你们在我身旁，就是最好的年。”

与父亲的简单朴素观不同，对于我这一代人，年味则有了更多的新意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过年期间的饭菜不再是大鱼大肉，而更注重营养均衡；新衣服也不再是仅有过年才穿，而是随时可以买到的日常必需品。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随时与朋友视频恭贺新年，可以和朋友们一起聚餐、

K歌、看电影，也可以选择去旅游、探险，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。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我们都深知，年味的本质在于亲情的维系和团聚的快乐。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我们会放下繁忙的工作和学习，与家人、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温馨、快乐的时光。

贪玩是孩子的本性。儿子出生在幸福时代，从小不缺吃穿，至于春节的真正内涵还需等他长大之后才会明白。他之所以日夜期盼着春节的到来，一来可以把繁重的作业搁置一旁，尽情和他的小伙伴们放鞭炮、滚铁环、吹气球等娱乐，玩得天昏地暗，摆脱各种束

缚，释放野性的童真。二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长辈们的红包，储存属于他的“个人资金”，来买他喜欢的玩具和学习用品。

祖孙三代对年味有着不同的认识，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历程。无论你身处何方，不管有钱没钱，团聚是年的永恒不变的主题，一家人团聚一起就是最好的年味，因为团聚蕴含着家的温暖、亲情的深厚和幸福的味道。过年还是一种感恩，感恩过去一年里的收获，祈盼新的一年，所有亲朋好友都能够幸福安康。

公共场所不喧哗

轻声细语讲文明